

最具民国范的爱情传奇

乱世错爱

The Endless Love In Fire

● 安迪可可 著

若无缘
何来牵绊

【下】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乱世错爱

The Endless Love In Fire

● 安迪可可 著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错爱. 下 / 安迪可可著.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80766-487-1

I. ①乱…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2757号

◎策划编辑: 王湘庭
◎责任编辑: 张晶晶、王湘庭
◎封面设计: 邓传志
◎正文设计: 谢晓丹
◎插图: 韦轲
◎责任技编: 刘振华
◎责任校对: 李瑞苑

出版发行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76号中侨大厦22楼D、E单元 邮编: 510095)

邮购电话: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坂田吉华路505号大丹工业园二楼)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5

字数: 263千字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这时那门一下子从内半拉开，梅果衣衫凌乱地出现在门缝里。透过梅果肩上的缝隙，叶蕴仪直直地向昏暗的房间内看去，只见半趴在床上的潘启文上身赤裸，仅穿着一条半长底裤，似听到门口的响动，他费力地翻过身来，眼神迷离地看向门口，突然睁大了眼，惊慌地叫了一声：『蕴仪？』

目录

第三十二章	拨开乌云……	1
第三十三章	浮生缱绻……	6
第三十四章	何其无辜……	13
第三十五章	勿忘心安……	18
第三十六章	门掩重关……	25
第三十七章	国仇家恨……	29
第三十八章	不让须眉……	39
第三十九章	丝萝乔木……	45
第四十章	来者不善……	53
第四十一章	蓝田暖玉……	62
第四十二章	疑窦暗生……	68
第四十三章	故人归来……	78
第四十四章	白色丝帕……	87
第四十五章	不如归去……	98
第四十六章	暗夜晨星……	107
第四十七章	真相大白……	111
第四十八章	误遭暗算……	117

目录



第四十九章	同窗之谊	124
第五十章	棋留后招	129
第五十一章	身孕疑云	134
第五十二章	如鯁在喉	143
第五十三章	寻根究底	153
第五十四章	天意弄人	163
第五十五章	人生长恨	175
第五十六章	相见不识	183
第五十七章	百般滋味	187
第五十八章	咫尺天涯	194
第五十九章	迁怒于人	199
第六十章	精准一刀	203
第六十一章	儿女双全	208
第六十二章	此心难却	221
第六十三章	往事难抛	228
第六十四章	无计可施	236



第六十五章	道是无情……	241
第六十六章	百计避敌……	250
第六十七章	天伦之乐……	258
第六十八章	谁是修罗……	268
第六十九章	水落石出……	280
第七十章	儿女被绑……	285
第七十一章	再次团聚……	292
第七十二章	风云突变……	300
第七十三章	伺机而动……	308
第七十四章	权宜之计……	326
第七十五章	电报释疑……	334
第七十六章	君心我心……	345
第七十七章	岁岁年年……	358
第七十八章	云开雾散……	365
尾声	终相守……	378
后记		388

拨开乌云

清晨，潘启文突然从睡梦中警醒，他下意识地向怀中看去，当他看到怀中那温顺安静地蜷成一团的女人时，不由长长地吁了口气。

他的眼中不由自主地堆上了笑意，忍不住俯身下去，轻轻地亲吻着她的眼皮，再顺着向下一路吻去，最后，将那樱红的唇含进自己口中，柔柔地嘬弄起来，右手早已伸进衣摆，向上探去。

叶蕴仪终于被他搓弄得嘤嘤醒转，潘启文有些得意地抬头向她看去，只见她眼中先是闪过一丝茫然，在看到自己几乎全身赤裸后，突然涌上了一股怒气，她一把扯下被子，盖住自己的上半身，厉声喝问道：“潘天一，你在做什么？”

潘启文心中瞬间如堕冰窖，直觉透心的凉！一股悲愤由心底不可抑制地升起，她这是在做什么？借了酒劲，当耍着他好玩吗？现在，又要反复不认账了吗？

冰冷的话语脱口而出：“叶蕴仪，你先看清楚，这是谁的房间！”

眼见着叶蕴仪脸色由白转红，继而有些懊恼、羞涩地垂了头，不再吭声，一丝希望再次涌上了心头，潘启文叹了口气，轻声道：“蕴仪，你仔细想想，昨晚你为什么会过来？”

叶蕴仪一时间竟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昨天，当爷爷告诉了她潘启文为她所做的一切时，她的心里便慌乱无



比，不知所措地将爷爷留下的红酒一杯一杯地灌进自己口中，也不知道爷爷什么时候走的，脑子里轰然全是爷爷的话：

“蕴仪，你想想，若不是因为你，他会毫不犹豫地为爷爷挡子弹？要知道，在这一方土地上，要说他是千金之躯，也毫不为过！”

“他为了能赶去救你，竟然不许医生为他打麻药，硬生生地将子弹给取了出来！”

“若是因为他的谎言，导致你父母的死，但那毕竟是他的无心之过，他救了爷爷一命，足够抵消他的过错！更何况，他已杀了那几个凶手！”

“如今，他发了疯般要报复日本人，要将他们赶尽杀绝，你敢说不是因为你？”

除了细细密密的疼以外，她心里空空荡荡的，没有着落，以前她所做的，为难他也为难自己的一切，似乎都没有了意义，就像是一个一直支撑着她的东西突然间轰然倒塌，令她再没了方向。

她不知所措地喝着红酒，不知不觉中，竟昏昏然地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来到他的房门口，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看到桌上的白酒，便下意识地拿起酒，想要为他退烧，再后来，再后来……

叶蕴仪的头越来越低，脸越来越红。潘启文抬起她的下巴，紧紧地捏住她，一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然后，他眼中逐渐泛起一丝笑意。

随着潘启文伤势的好转，柳府原本沉闷压抑的气氛，便如这天气一般，突然便放了晴。

叶蕴仪也不假手他人，亲自一手打理着潘启文所有的事，潘启文是又心疼又甜蜜，却也无可奈何，干脆便享受起这样的日子来，将公务一律交给了黎昕。

柳府大门外，叶蕴仪将叶琛等人送上了车，转头面向黎昕，犹豫了一下，轻声说道：“黎昕，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

黎昕略微有些迷蒙的眼神一闪：“可是日本人的事？”

叶蕴仪一怔，不由点点头道：“这事还须从长计议，万不可莽撞。”

黎昕抬眼看她，正色道：“这事，他很坚决，他说，他与日本人已是结下了血海深仇，你跟他之间的一切，包括你们失去的孩子，都要算在日本人头上，只杀了几个喽啰，怎么能解他心头之恨？”

叶蕴仪浑身一震，不由再次想起爷爷那天的话：“蕴仪，你糊涂！你



的仇人是日本人，而不是潘启文！”

“蕴仪，说到底，你不过是懦弱！找不到仇人，杀不了仇人，你为求自己心安，便非要将如此罪名，安在启文的头上，不过是因着他好欺负！你远不如他有担当！为了报仇，他会派人千里追杀凶手，他会尽力找出主使之人并杀之，他甚至会将日本人在他的地盘上赶尽杀绝！”

爷爷的话是那样的沉重如铁，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这样的男人，又岂是好欺负的？蕴仪，你不过是仗着他爱你！若他不爱你，你又凭什么能伤得了他？”

叶蕴仪红了眼圈，直直地看向黎昕，眼中带上了一丝恳求：“可不可以请你先拖上一段时间？等我们回了省城再说？”

黎昕眼神锐利地看向她：“他决定了的事，你认为拖延就有用吗？更何况，如今这些日本人威胁到你的安全，你认为，他会心软吗？”

叶蕴仪微微一笑：“多给我三天时间就好！我想我能说服他！”

卧室的窗户向外推开，窗外，刀疤手里捧着一个陶瓷的烟灰盅，笔直地站着。窗内的潘启文，右手夹着一支烟，嘴角挂着一个淡而惬意的笑，悠悠然地吞云吐雾着。

他弹了弹烟灰，半眯了眼，问道：“不过是去送个人，怎么还去了这么久？”

刀疤忍住笑：“这院子大，来回都得走老半天，再说，要是少奶奶回来了，您这烟就抽不成了！”

潘启文伸出左手弹上了刀疤的脑门，眼中是藏不住的得意：“我乐意！”

刀疤忙站正了，恭敬地道：“司令让我来问一声，潘家集那些个日本人真的全都要杀？还有几个是女人。夫人现在念佛呢！”

潘启文鼻子一哼：“怎么？我娘念佛，我爹他也吃起斋来了？”

他眼中狼戾毕现，斩钉截铁地说：“杀！全杀！你告诉我爹，这些人大部分是黑龙会的人，黑龙会的原则是不死不休，我不能让他们有任何机会再危害到蕴仪！”

刀疤背上一挺，弓身道：“是！”

这时楼梯口传来一声重重的咳嗽声，潘启文忙将手中的烟头摁熄，一边挥手驱赶烟雾，一边张开嘴，大口地向外呼出两口气，再将手拢到鼻



子边闻了闻，他低声对刀疤说了句：“这些个杀人的事，不要给少奶奶知道！”

刀疤忙低头应了，转身往走廊另一头去了。

潘启文继续站在窗边，悄悄呼着气，温软的身体蓦然从背后环上了他的腰，他清晰地感觉到她将整个脸贴在了他的背上，手抚上了他的心口，他听到她喃喃的声音：“启文，你还疼吗？”

潘启文轻轻一震，她的声音里有悲伤、歉疚，还有暖暖的柔情。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啄了啄，转过身将她轻拥进怀，他审慎而小心地看她，她眼里的忧伤让他心中一悸，他立即竖起右手，嘿嘿笑道：“你是说伤口吗？好吧，蕴仪，我告诉你，其实伤口早好了，我只是想赖着你，所以让大夫骗了你！”

叶蕴仪如何不知他是想要岔开话题？她心中一暖，一把推开他，佯怒地瞪大了眼，狠狠地叫了一声：“潘天一！”

潘启文心头一跳，他歪了头，小心地看了叶蕴仪一眼，见她似不像真的生气，不由苦笑道：“蕴仪，你一叫我潘天一，我就心惊肉跳的！算我求你，以后别再这样叫了，行不？”

叶蕴仪心里一疼，偎进他怀里，轻声道：“天一，既然你好了，咱们去骑马好吗？”

潘启文猛然将她拉开，双手扶住她的肩，紧紧地盯着她，颤声道：“你叫我什么？”

叶蕴仪斜睨他一下，眨眨眼，开心地笑：“天一啊！别人能叫，我为什么不能叫？”

潘启文一把将她拉进怀里，死死地箍住了，一双胳膊不停地轻颤着，他哑声道：“蕴仪，这是不是表示，是不是表示，你终于能接受那个完整的我了？”

叶蕴仪红了眼，在他怀中哽咽着道：“启文，以前是我傻，是我自欺欺人的想要将你一分为二，可潘天一就是潘启文，怎么可能分得开？爷爷说得对，以前是我不懂事，你的世界里不止有我，我却自私地要将你的世界一切两半，那是生生地要将你连骨带肉地剖开啊！你怎么会不痛？”

潘启文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只抖着唇，来来回回地在她的头顶一遍遍吻过。



叶蕴仪双手揽住他的脖子，脸依偎在他胸膛，轻笑道：“你看外面天气好不容易放了晴，你关了这么多天，就不想出去放放风？”

潘启文瞥了眼窗外明媚的天空，眼中闪过一丝挣扎，他突然放下她，贼贼地笑：“咱们去骑马！”

浮生缱绻

出了柳府大门，叶蕴仪看到一队黑衣护卫越过他们，急驰而去，马上驮着满满当当的东西，不由好奇地问道：“这些是什么？”

潘启文将她稳稳地抱上马，神秘兮兮地笑：“到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两人一马缓缓地向镇外遛去，夏日清晨的凉风习习而过，十分地惬意，潘启文挥挥手，随行的护卫们便放慢了速度，只远远地跟着。

叶蕴仪依稀认得路，不由惊奇地道：“咱们要去铁矿那边？”

潘启文紧紧地环住她，在她颈边喷着热烈的气息，笑道：“我带你去一个有山有水有桃林的地方！”

叶蕴仪感觉痒痒的，不由微微偏了偏头，咯咯笑道：“你又哄我！这个时候，哪来的桃花？”

潘启文轻轻咬了咬她的耳垂，含弄着，嘴里含混不清地道：“傻瓜！没有桃花，有桃子啊！又大又甜的水蜜桃！水灵灵的！”说着，他坏坏地盯着她的领口里，伸手在她胸前捏了一把，邪气地笑，“喏，就像这个！”

叶蕴仪一把拍掉他的手，回头瞪他一眼：“你做什么？这在大路上呢！”

潘启文嘿嘿一笑，收回手，指着前方那个山坳笑道：“进了那里，就



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叶蕴仪狐疑地看了看那毫不起眼的坳口，正要发问，只见一队黑衣护卫从那山坳内飞奔而来，依稀便是先前驮着东西先行的那一队人马，看到潘启文，这些人齐齐下了马，领头的一人来到潘启文马前，弓身道：“少爷，已经按您的吩咐办好了！里面也清理过了，没有人！”

潘启文满意地点点头：“嗯，你们守住这坳口，谁也不许进来！”说完，一扬马鞭，向山坳内急驰而去。

刚一转过那狭窄的坳口，里面豁然开朗，叶蕴仪眼前不由一亮，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开阔之地，里面是看不到边的桃林，绿油油的树上，水汪汪的蜜桃挂满了枝头，夏日的阳光只能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些光进来，一下子清凉了许多。

叶蕴仪开心地就要跳下马来，却被潘启文一把箍住，笑道：“里面还大得很，咱们先骑马走一圈。”

两人缓缓地穿行在清幽桃林中，叶蕴仪叹道：“这要是在春天，得是多大一片桃花林啊！”她突然回头，“你是怎么找到这块地方的？”

潘启文沉默半晌，方幽幽地道：“那还是你没到潘家集前，第一次听日本人说这里有铁矿，我就带人过来看看，不想却走迷了路，阴错阳差就来到了这里，那时正值春天，这里漫山遍野的都开满了桃花，粉色的那种。”

说到这里，他突然紧了紧她，语气中带上了一丝伤感：“那时，我以为你没了，一看到这桃林，便生了一种恍如隔世之感，突然便不想再走了，只觉疲累之极，我坐在桃花树下，竟然睡着了。”

叶蕴仪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呆呆地看向他，只听他喃喃地道：“那是我得知你的死讯后，第一次梦见你，就在这桃树下！那时我总觉得，或许冥冥中，是你的魂灵指引我来到这里与你相会，我傻傻地想，我的妞儿，最喜欢桃花，她定是舍不得我远天远地地跑去广州，所以选了这个地方来与我相会。”

叶蕴仪只觉喉中哽痛，不由自主地红了眼圈。

潘启文接着说道：“我在这林中整整呆了三天，走遍了这里每一个角落，想要找寻属于你的，哪怕是一丁点的痕迹，可是，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就命人给我带来酒，可每每在酩酊大醉中入睡，却再也梦不到你的



身影！这样一直过了十天，当我再次醒来，居然已被人抬回了潘家集！就在那天下午，我见到了与你七分相似的林婵凤！明知那不是你，可我仍是忍不住将她带回去，心底里，便自己骗自己说，那就是我的蕴仪！”

叶蕴仪反手捂住了他的唇，哽咽着道：“启文，别说了，我在这里！你的蕴仪在这里！”

潘启文轻轻一震，眼神逐步由迷离转为清醒，继而是充满了喜悦，他一把抓过她的手，印在唇边，满足地叹了口气道：“蕴仪，我买下了这个地方，派了专人打理，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竟还能带你来这里！”

叶蕴仪偎进他的怀里，轻声道：“启文，你该早点带我来的！”

缓缓前行的马背上，潘启文轻轻柔柔地吻着叶蕴仪的后颈，她忽然觉得后背一凉，他竟然从后面将她的长裙直掀到她的腋下，紧接着，他温热的胸膛紧紧地贴上了她。

叶蕴仪惊呼一声，却听潘启文在她耳边轻笑低唤：“妞儿，咱们要飞了！”说着，双腿轻轻一夹，那马便“得得得”地小跑起来。耳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和相互粗重的喘息声，长裙翻飞，两个人在这样上上下下的激越翻滚中驰骋飞翔。

终于，随着叶蕴仪的一声尖叫和潘启文一阵嘶哑的低吼，马的速度慢了下来，马背上的两个人均是大汗淋漓，叶蕴仪早已瘫软在潘启文怀中，再没了力气。

潘启文轻轻拨开叶蕴仪额前的湿发，带着一丝心疼，柔柔地吻着她，长裙遮掩下的两人的下身却仍然紧紧地粘在一起，就这样缓缓地晃悠了好一阵，潘启文在她耳边轻声道：“蕴仪，睁开眼来看看！”

叶蕴仪勉力睁开眼，疲惫的眼中突然一振，前方桃林的尽头，赫然是一帘瀑布飞泻而下，下方一条清澈的小溪潺潺而过，夏日的阳光下，那水帘和溪面竟都漾出银色的光芒来。

潘启文策马来到小溪边，跳下马，将叶蕴仪轻轻抱下来，放她下地，叶蕴仪这才觉得浑身便如散了架一般，尤其是双腿，竟是合不拢，根本站立不稳。

潘启文轻笑一声，干脆打横抱起她，直接往溪水里蹚去。

清浅的溪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潘启文伸脚甩掉了鞋，又将叶蕴仪脚



上的鞋也除下，抱着她径直来到小溪中央，那里的水齐到他腰深，他将叶蕴仪横放进水中，双手轻轻托住她，那被阳光照得温温的水，漫过叶蕴仪的身子，她搂着潘启文的脖子，闭上眼，舒服地叹了口气。

叶蕴仪睁开眼，第一眼便看见头顶上那厚实的帆布帐篷顶，她惊讶地动了动，却发现身子被紧紧箍住，低头一看，薄薄的大被下，她被潘启文紧紧抱在怀中，而两人肌肤相接，竟都是全身赤裸！

潘启文被她的动作惊醒，他半撑着坐起身来，一只手搂着她，柔声笑道：“你醒啦？饿不饿？都中午了呢！”

说着，他掀开帘子，就那样赤条条地走了出去，不一会儿，竟拿进来一条树枝，上面串着一条烤好的鱼，还冒着热气。

叶蕴仪闻着那香味，听到肚子里咕咕一响，她却别开了眼，皱眉道：“我们的衣服呢？先穿上衣服再吃！”

潘启文眼神一闪，他指了指外面：“喏，晾着呢，还没干！”

叶蕴仪恼怒地叫起来：“潘天一！你既然想得到让他们架帐篷，带被子，还带了烤鱼的香料，为什么不记得带衣服？”

潘启文垂了头，态度良好：“忘记了！”

叶蕴仪见他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倒发不出气来，气哼哼地抢过他手上的烤鱼吃了起来，吃了两口，突然停住，看向他：“你吃过了吗？”

潘启文眼中带笑，他点点头：“吃过了！”

说着，他蹲下身来，从角落的一个包里翻出一堆的罐头和一个水壶来，推到她面前，笑道：“这儿还有好多东西呢，慢慢吃！”

他古铜色的紧实肌肤散发着健康的光芒，叶蕴仪脸一红，别开了头，埋头吃起来。

潘启文却一把将她抱到自己腿上坐下，箍住她，轻笑道：“老夫老妻的了，怕什么？”

叶蕴仪哼哼道：“不习惯看着一团肉在面前晃！”

潘启文面对着叶蕴仪跪坐下来，他一把掀开她裹在自己身上的薄被，叶蕴仪下意识地想要抓住什么，却被潘启文将那被子远远扔开，她慌乱地低下了头，却被潘启文抬起下巴，她被动而疑惑地看向他。

潘启文抓起她的右手，轻轻放在自己胸口，眼中晶亮：“蕴仪，咱们以前，都是被太多外在的东西给迷惑，却从未认真去看对方本身，如果你



肯，或许你能更早地感受到我的心。”

叶蕴仪眼中的羞涩和局促渐渐消散，她释然一笑，大大方方地抬起手来，抚上了他的眉眼，在他的鬓角停下，突然她心中一痛，他竟已有了白发！她轻轻地扯下那根白发，她手抚过他的脸庞向下移去，她的目光随着手移动，竟真的认认真真地“看”起他来。

修长的手指在他肩上的枪伤处停留轻颤，她倾身过去，将唇轻轻地贴在那里印了印，轻声道：“这是为救爷爷受的伤。”潘启文身体微微一颤，他没有说话，只眼神温柔地看向她。

她的手继续下移，来到左胸处一个长长的白色印迹前，她的手指顺着那印迹斜斜地滑过，眼中有过一丝愧疚：“我知道，这是北伐时受的伤，但我却从未仔细看过它。”她抬起眼睑，“启文，你从未跟我说过北伐那次，你是怎么受的伤？”

潘启文将自己的手掌盖上她的，两串紫檀手珠碰在了一起，他咧咧嘴，笑道：“本来那天没事的，可我在扔一个手雷时，不小心这手珠竟甩了出去，也来不及细想就向前去扑那手珠，就在离开隐蔽那一刹，我抓住了这手珠，却也被一个流弹滑过，这里其实只是皮外伤，真正致命的是我撤回隐蔽时，小腹上又中了一枪。”

说完，他拉了她的手，轻轻按在了小腹上侧一个不起眼的小伤痕上。

叶蕴仪一下子红了眼，她想起，这一次，也是因为这串手珠，他不顾身上的伤，不要命地寻她而来！想到这里，她一根手指头戳上了他的额头，怒道：“命要紧还是东西要紧？你怎么这么没有轻重？这次也是，就一个死物，你要真中了别人的圈套怎么办？”

潘启文抓过她的手指，放进嘴里，轻轻咬了咬，轻声道：“蕴仪，那时我来不及想，我只知道这手珠是将咱俩连在一起的，不能丢。”

叶蕴仪咬着唇，摇摇头看向他，颤了声道：“启文，你要答应我，任何时候，先保命要紧！”她突然双手抓上了他的肩，带着哭音道，“你怎么不想想，要是人没了，我一个人戴着这东西，有什么用？！”

潘启文一下子慌了神，忙一把将她揽进怀中，故作轻松地笑道：“说起来，还得感谢这次受伤呢，要不是我住了医院，没准那次他们清理青军会时，就把我给抓了呢，听说，那一次可死了不少人！”

叶蕴仪撑起来，一脸怀疑地看他：“真的？”